



紫琳新娘

紫琳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真心真情系列

火王新娘

紫琳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真心真情系列

火王新娘

紫琳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:7 字数:140千字

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1—3000册

ISBN7-204-03268-3/3·583

定价:9.80元

“怎么说？”妖怪自个儿似乎困惑的。

“你别不承认了，虽然你把我吓得晕过去，不过我可看清楚了，你当时身子周围明明裹着一围火，居然也烧不死你，你若不是妖怪，哪来那么大的本事？还有、还有，我还看清楚了，你身子长得跟我和莫雪妹妹有好多处不相像，所以罢，你趁早别否认了，我老早晨看穿了你是个妖怪！”纤月儿脱着“她”瞧，一副看“妖怪”的标准嘴脸。

“她”深目一瞬，一抹好笑揉入眸底，已然明白这小妮子为何指他身子“长得”象个妖怪了，他要笑不怎么样地瞅着她：

“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语气是半命令地。

“你……你让我说我就说吗？”她可不能示弱于这妖怪。

“你不说？”他双眸倏然闪过一抹绿光，吓得她差点儿当着妖怪的面示弱尖叫。“不怕我这个妖怪吃了你？”他进一步威胁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敢在咱……咱们梵净山的地盘……地盘上撒野……？”天哪——她怕死了！

妖怪笑得愈发邪恶了！

“看清楚，这儿可还是你的梵净山吗？”

呸？什么意思？纤月儿左瞧瞧、右看看，顺道还愣了半晌……

“哇哇,你把我气掳回你的妖怪窟了?!”这下子她方才意识到“事态严重”。

妖怪“很抱歉”的一笑。“不幸得很——你答对了。”

纤月儿一听，可吓得上下排牙齿“叩叩”打颤。“你……你掳了我……莫雪姐姐……她会找你算帐的……”

莫霄？是这小妮子的姐姐？

“欢迎。”如果那名叫莫雱的女子,有本事找得到他的“妖怪窟”的话。

纤月儿瞧着这妖怪，好生困惑着，怎地这妖怪半点也怕她的威胁呢？

“怕吗？那就告诉我你的名字。”妖怪又开口。

“我……我叫李纤月，”好吧，硬的不成，那就来软的吧，
“妖……妖怪姐姐，人家……人家跟你打个商量可好？”

妖怪“姐姐”挑眉，两手环上了胸，倒要看看这把他当成了女人的小妮子说些什么，不过……他还真想不透，凭自己这副体格竟也能被看成女人？莫非这小妮子从未见过男人，不明白这世上尚有男子，还有男女之分？

“你说说看。”

纤月儿见妖怪有得商量的了，这时小脸蛋上方才有了笑容。

“妖怪姐姐，你掳纤月儿来，肯定是想换走梵净山里的某

样东西,是也不是?”

他没点头,也没摇头,不置可否。

纤月儿可不需鼓励,她照样自顾自地说下去:

“如果妖怪姐姐想要梵净山里的什么东西,却又找不着的话,那可简单了,纤月儿自小就是在梵净山里长大的,凡是梵净山里的一草一木,纤月儿色色物物都记得熟透了。只要妖怪姐姐你肯带纤月儿回到梵净山里,纤月儿保证能替姐姐找着想要的,亲手奉上给你,你瞧,这不是简单俐落多了吗?所以喽,妖怪姐姐,你快些带纤月儿回梵净山去可好?”她圆睁着无邪的晶亮大眼,一脸天真无害的模样。

“不好。”他嗤笑。

纤月儿眉尖一皱——这妖怪可真不给面子。纤月儿小姑娘跟着小嘴一撇,不再同这妖怪“讲道理”了。

“喂!你这妖怪,到底放不放我回去啊?!”

“不放。”他回答的倒挺干脆。

纤月儿瞪大了眼睛:

“你……你真不放我?!”

“不放。”在没弄清楚她如何看得见他的“灵形”之前,他是绝不可能放她走的。

“你这妖怪!”纤月儿气的吹胡子瞪眼——如果她这会儿真有胡子的话。“你不放我,我就逃走!”她威胁人家。

“如果你逃得了的话，请便。”奈何，人家可不受威胁。

纤月儿这下子可拿这妖怪没辙了！

他从床沿站起，撇唇一笑，刻意视而不见她那双直瞪着他瞧的“火目”。

“你好好休息，我还有事，不能奉陪了。”才走到门口，他突然又旋过身来，眼底净是促狭的神色，“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不是什么‘姐姐’我是个男的，所以你应当称我为‘妖怪哥哥’。”说完，也不待纤月儿回答，就迳自离去。

纤月儿可胡涂了；男的？“她”竟是个男的？她曾听莫零姐姐说过，这世上有女、有男，只是纤月儿自小长在梵净山里，从来也没见过那“男”的长得是怎生个模样……怎地这妖怪原来是男的？

* * *

自那“男”的妖怪走后，纤月儿可烦了，想破了她的脑袋瓜子也想不也来，那男的妖怪为什么要掳她上这妖怪窟来呢？既然不是想拿她换梵净山里的东西，莫非那妖怪是闲得发慌了？还是……唉呀！敢情那妖怪该不是见她长得好吃，所以掳了她回来想饱餐一顿吧？！天，他刚才不就威胁着要吃了她吗？难不成这回真让她就猜对了？阿弥陀佛保佑，千万不要呀……



“小姐?”

“哇!我身上没几两肉,全是骨头不好吃的……”纤月儿吓得缩在包被里,就怕那妖怪要回头来吃她了。

“小姐?”

咦?不像是那妖怪的声音。纤月儿大着胆子,从包被里露出一双圆睁骨碌的眼睛瞧着外头。

“你是谁啊?”纤月儿问;这会儿该是个“女”的吧?

“小婢名叫青衣,是公子派来专门服侍小姐的婢女。”身着青衣,立在纤月儿床前的瘦小女孩说道。

“婢女?”纤月儿眨着大眼,见不是那个妖怪,早钻出了包被。“婢女是做什么用的?”

“呃?婢女是做什么用的……?青衣一脸古怪,一时之间倒也解释不也个什么所以然来。

“唉唉,青衣婢女,你可也是被那妖怪抓来的是不?”纤月儿总之也搞不懂“婢女”是个什么东西,的正这青衣说她自个儿是个婢女,那么想来叫她“青衣婢女”总错不了的。

“妖怪?”青衣一听妖怪两字,吓得瞪大了她那双小芝麻眼。“小姐,你说得什么妖怪……?你可别吓小婢啊!”

耶?敢情这青衣不知道那人是个妖怪?

“青衣婢女,你先别怕,我问你,你可见过一个男的,长得一脸冰块似地,表情冷冰冰的吓人?非但如此,他胸前也不

似你我两人，居然是平坦的！还有那身量，高的简直不象话？”纤月儿举出妖怪的“特徵”。

“咦？小姐，你说的可是我们家的公子？”青衣这才恍然大悟。

“公子？”纤月儿噘着嘴，侧着头想了一想。“噢，原来在你们这儿叫公子啊！”

青衣可迷糊了，难不成公子的绰号叫妖怪？她试着把那平日里一脸冰冷的公子，同妖怪的形象重叠在一起……，差点儿没可笑的错厥了过去。

“青衣婢女，你笑什么？什么事那么好笑？你说出来让纤月儿我也笑一笑如何？”纤月儿这会儿又兴致勃勃地只顾玩了。

“呃，没什么，”打死她也不敢说出口。“小姐，你往后叫我青衣就行了。”

纤月儿见青衣不肯说出来让她也笑了一笑，当青衣是小气，因此又噘上了小嘴：

“算了、算了，你不说就算了！不过我可警告你，你趁早快点逃出去，要不等到那妖怪肚子饿极了，难保不连你也给一块吃了！”

青衣歪着头，半句也听不懂，黑黑的脸上更是充满困惑。

青衣那傻不愣咚的模样，看得纤月儿直皱眉头。

月

火王新娘

月

月

“哎呀！敢情你是让那妖怪施邪术，给迷了心窍了！”她小嘴一扁，翻身下了床。“走吧、走吧，你在这儿的时间大概比我久，肯定对这儿的路熟，这会儿趁那妖怪不在，我们俩赶紧逃走吧！”说着，拉了青衣的手就直往门外冲去。

青衣莫名其妙地给纤月儿硬拖了走，她还当是这新主子性情古怪，满嘴说些她听不懂的话不说，这会儿又要扯着她上后花园玩耍去了。

谁知两人才一走到房门口，正巧那妖怪回来了。

“糟糕……”

纤月儿拉了青衣，更是急得直往外冲去，不幸，才不过下一秒钟，纤月儿已教人拎住了领子，风干肉似地给“吊”了起来。

“公子……”青衣诚诚恐地一欠身。

“你先下去。”

“是，公子。”青衣随即退下。

“唉，青衣婢女，你别走，别怕这妖怪啊……”纤月儿边嚷着，边恼这青衣竟然如此不顾道义，在她被妖怪抓着时竟弃她而去，想她纤月儿方才见了妖怪出现，出沒撤下手，丢了青衣不管，怎地青衣就这般胆小怕事，没情没义呢？看来莫雪姐姐说得不错，山外边的人，果然全是些欺软怕硬的。

纤月儿抬眼瞧着妖怪，这才发现他正直勾勾地瞅着自己

呢!

“你……你瞪着我干嘛?”难不成他心底正在盘算着,要将她煮了吃或炸了吃好?“我可警告你,我又不是小兔小狗的,你别净拎着我,快放我下来呀!”

要说纤月儿没一点怕这妖怪是假的,不过怕归怕,这回儿她他多一些;从来也没人当她是猫儿、狗儿地这么拎着她,婆婆和莫零姐姐两人全都斯文的不得了,哪来这么粗鲁的动作!看来妖怪就是妖怪,只懂得以“暴”服人!

他见她两条小腿在半空中胡乱蹬着,俊眉一皱,这才放下了她:

“你方才急着上哪儿去?”他面无表情地问她。

纤月儿两双小腿一旦着陆后可神气了,想来她方才一凶,这妖怪便怕了她,看来这妖怪也是个欺软怕硬的,有啥可怕的呢?此时不逃,更待何时?纤月儿主意一定,脚底抹油就要溜了……

“唉、唉、唉……”怎地她才跑没半步,又教人给拎住领子?

“你想逃?!”他这问句听起来比较象肯定句。

“谁想逃?纤月儿我是想‘走’!腿长在我身上,难不成我连走走都不行吗?”她狡辩,腿上又是一阵乱蹬。

他俊眉又是一皱,不太习惯拎着一双不安分的小鸡。一

纤月儿两双小腿一旦着陆后可神气了,想来她方才一凶,这妖怪便怕了她,看来这妖怪也是个欺软怕硬的,有啥可怕的呢?此时不逃,更待何时?纤月儿主意一定,脚底抹油就要溜了……

火王新娘

纤月儿两双小腿一旦着陆后可神气了,想来她方才一凶,这妖怪便怕了她,看来这妖怪也是个欺软怕硬的,有啥可怕的呢?此时不逃,更待何时?纤月儿主意一定,脚底抹油就要溜了……

撇唇，干脆将她拎回了闺房，一来防她逃走，二来也省得再拎着她说话。

“喂，你这个坏妖怪、死妖怪、臭妖怪，你放我下来，快放我下来呀……哇！”她果然如愿给“丢”了下来。

纤月儿揉揉跌疼了的小屁股，正想再唠叨他几句，就看到他寒着一张脸，双眼睽睽得她直发毛。

“你……你瞧着我做什么？”她可不能半声也不吭地，免得这妖怪以为她怕了他。

“我叫罗炽，不许你再开口闭口的叫我妖怪。”半晌，他才冷冷地吐出这几句。

纤月儿扁扁嘴：

“你明明就是妖怪嘛，还怕人家说……”

他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，吓得纤月儿赶紧噤声，免得妖怪火大起来，要将她煮了吃。

“我问你，昨天你为何看得见我？”他问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的，现下我不也看得见你？”

“那不同。”

“有什么不同？”

他迷起眼，突然欺近纤月儿身前，将她圈在床上和自个儿的双臂之间。

“你是不说，还是装傻？”他眸中隐含着一股冷例。

“你……叫我说什么嘛！”她可弄不明白，他到底想逼问她些什么？只知道他这儿这么近地瞅着她，教她一颗心跳得好生猛烈！难不成她真怕了他？

罗炽缓缓呼气，瞧着她倏然潮红的脸蛋，竟就这么沉默了半晌，与她四目交望……昨晚，当他乍见她第一眼时，即惊盖于她那天仙一般地清丽姿容，她看来是那么地纤尘不染，恍若仙子转世，尤其是那双清灵的若水的晶眸，更点出了她稚气无邪的明美。为此，就在她昏倒于他怀中的那一刻，他已然决定将她带走；他告嘱自己，带走她是为了想弄清楚为何她会看得见自己的灵形，但实则……他心底明白，是私心让他掳走了她。

“你不说？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和你耗。”他深吸一口气之后放开她，并且朝后退了三大步距离。

直到他放了她后，纤月儿心跳方才不再狂猛，也觉得能自在喘气了，可是……怪了，怎地她竟感到有些怅然若失？

“你……谁爱同你来着？我可警告你，聪明的话就快些放我回去，纤月儿我冰可以不和你这妖……人计较！”她红着脸还兀自嘴硬。

放了她？他撇唇冷笑：

“你仅管‘计较’吧，总之你是回不去了。”他挺无情地说道。

罗炽缓缓呼气，瞧着她倏然潮红的脸蛋，竟就这么沉默了半晌，与她四目交望……

大王新娘

纤月儿心跳方才不再狂猛，也觉得能自在喘气了，可是……怪了，怎地她竟感到有些怅然若失？

“你这妖……人！你以为可以关我一辈子吗？”她可气极了，想不到这妖怪这么没天理！

“假若关你一辈子又如何？”他悠哉悠哉的答道。

“你！”她恨死他了！死妖怪、臭妖怪、烂妖怪……

“不过，我并不想关你一辈子。”他慢条斯理的又说道。

“咦？你改变主意，肯放我回梵净山了？她心中一喜，想来这妖怪准是良心发现，打算放了她了。

他抿嘴一笑，直让她着急地等了好半天才又开口：

“不是，不过你可在这‘修篁山庄’内四处走动。

她小嘴张成了“O”字型。

“那有什么不同！说来说去，你还是想把我关在这儿，不让我回家去！”这妖怪真是可恶的坏蛋！害她满心期待的，以为他终于肯听她的劝化，归善从良了。

“没有不同吗？”他双眸定定的睇着她，瞧得她怪不自在的。“也就是说，如果成天将你关在这房里也无妨喽？”

“才不要！”她大叫；这臭妖怪，改天要叫他落在她手上，她肯定让他知道厉害！

“不要？那就是说，你肯乖乖的待在‘修篁山庄’里了？”

她噘着嘴，不答，迤自别过小脸生闷气。

“嗯？”他可不空她赌气。

“好啦！”坏妖怪！最好早晚三炷香祈祷别落在她手上

的一天!

“还有——他瞧着她那张恨得牙痒痒的小脸蛋，悠悠哉哉的再补上一句。

“还有?!”纤月儿睁圆了美目。

“往后你得称我为炽哥哥，不许再你呀你的胡乱叫人。”

纤月儿死瞪着这‘只’不要脸的臭妖怪……没叫他妖怪已经是她纤月儿姑娘大发慈悲了，可这妖怪得寸进尺，这会儿竟又让她叫他什么“炽哥哥”?!

炽哥哥?! 恶! 她纤月儿可叫不出口!

“怎么，你有意见?”罗炽懒洋洋地盯着她，只有这种时候，他那张酷脸才有必分融化的迹象。

“没错，你听清楚了，我可告诉你，就算你打死我纤月儿，或者把我给煮了吃、烹了吃、炸了吃——我也不叫!”她倒挺有骨气的。

煮了吃、烹了吃、炸了吃? 罗炽俊眉微蹙——看来这小妮子真把他当成了妖怪。

“真不叫?”他又半迷一双俊眼，低沉的嗓音透出一抹危险的讯息。

纤月儿开始有些后悔了，方才话说的似乎太满，撝她和这妖怪“交手”两次的经验，当这妖怪迷起眼睛来的时候，似乎就只有一种意思——别惹我发火!

罗炽俊眉微蹙——看来这小妮子真把他当成了妖怪。

罗炽俊眉微蹙——看来这小妮子真把他当成了妖怪。

罗炽俊眉微蹙——看来这小妮子真把他当成了妖怪。

“不……不叫!”她大话既然已经说出口了,这会儿当然得硬着脖子撑下去,否则往后这妖怪就愈发以为她纤月儿好欺负了!

可奇怪得很哩!那妖怪此时竟不怒反笑?该不是教她给气傻了脑袋瓜子不成?

纤月儿正兀自歪头想着,怎知忽地就感到一阵劲风掠面而来,霎时她身子教人给凌空抱起,下一刻罗只已然坐在床上,而她纤月儿却教他的大手给制着,俯卧在他的膝上。在纤月儿还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时,罗炽就已经一个大巴掌下来,毫不留情地揍了她的小屁股。

“哇哇,妖怪……妖怪要杀人啦!”纤月儿大声惨呼,小屁股痛倒是不至于太痛,可这妖怪可恶的紧,竟然揍了她的小屁股!

莫雩姐姐说过,女孩儿家的身子,“男子”是万万碰不得的,一旦教男子给摸了去,就非得嫁此人为妻不可!嫁人为妻这回事她纤月儿是不懂,可这会儿她的小屁股这妖怪打了去,她可冤死了,就连婆婆和莫雩姐姐也没这么狠心揍过她呢!如今她落在这妖怪手里,难不成要时常受这冤气了?想着、想着,她又想起了婆婆已然往生,莫雩姐姐这会儿又不在她身旁护着她,心底一酸,不觉委屈地淌出了眼泪。

见她流泪,罗炽皱起眉头。